

佳作丛书

JIA ZUO CONG SHU

第六辑

美国的悲剧

〔美〕西奥多·德莱塞著



佳作丛书

第

美国的悲剧 (节本)

〔美〕西奥多·德莱塞 著

许汝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装帧设计：李吉庆
封面、内封图：张守义

美国的悲剧
Meiguo De Beiju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9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1}{8}$ 插页 2

1990年1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70

ISBN 7-02-000270-6 /I·271 定价 2.25 元

前 言

爱情的故事已经古老，爱情的悲剧也再难使人眼泪汪汪。“始乱之终弃之”早成了老生常谈，似乎什么样的喜新厌旧的周折也都让读者司空见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却出手不凡地赋予它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

德莱塞曾在报纸上读到一桩新闻，一位年轻人为了追求一位富家小姐，不惜把已经怀孕的未婚妻溺死于湖中，几个月后这位年轻人被送上电椅。

德莱塞让这位年轻人有血有肉地再现于读者面前。这位柔情蜜意的恋人变成杀人凶手的道路是一条充满内心骚乱而又顺理成章的道路。他和一般年轻人一样，追求情爱，易于被炫目的美和财富所引诱。他是一个平民的儿子，不惜代价地想要摆脱与生俱来的贫困。最初，他的处境决定了只能和地位相当的姑娘在一起。待他有缘结识“理想”中的恋人时，他过去的女友已经有了身孕，他似乎也有过无可奈何的责任心，有过自责，有过痛苦的矛盾，可诱惑使他不能自拔，最后终于使他破釜沉舟。

这个漫长而又短暂的心理发展过程其实就是正直与邪恶在灵魂中搏斗的过程，最终邪恶占了上风，使人堕入深渊。而金钱则是毁灭的导火索，真正的凶手是这个拜金主义的社会。这部悲剧与其说是人格与人性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个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时代和国家的悲剧。

编者从六十万字中选出八、九万字，焦距直接对准了小说主人公内心动荡的漩涡，使读者依然可以一气呵成地领略这个曲折而动人心魄的故事。

西奥多·德莱塞还有一系列长篇小说驰名于世。《嘉莉妹妹》、《珍妮姑娘》、《金融家》、《巨人》、《天才》等作品都被列入文学系选读书目。

德莱塞上承巴尔扎克、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他同情弱者的正义感和人道精神，以他对艺术的冷峻的态度和对人性的不露声色的解剖，在美国二十世纪的文坛上与惠特曼、马克·吐温的名字开列在一起，成为一代美国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星期三晚上罗伯塔偷偷出来跟克莱德相会时，天已经很黑了。不过，在这以前，一方面固然是她乐意这么干，同意这么干，可是另一方面，她又是多么悔恨和躊躇啊。因为，不只是不容易克服内心种种顾虑，而且，在牛顿夫妇家里，包围着她的尽是那种庸俗、虔诚和狭隘的空气，这就有种种麻烦。自从到这里以后，要是没有格蕾斯·玛尔在一起，她不论什么地方都很少去。而且，这一次，她跟克莱德说话时就忘记了，她原来讲好跟牛顿夫妇、格蕾斯一起到基甸浸礼会去的。那里星期三要举行一次礼拜，礼拜以后，还要跟着举行一次社交活动，有游戏，有茶点和冰淇淋。

这么一来，到底应该怎么安排，她就很伤脑筋。到后来才想到，一两天前里琪先生注意到她的工作又快又好，曾经对她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她有意思学习隔壁缝纫车间的活儿，他可以招呼布莱雷太太，请她教她。现在克莱德的约会跟做礼拜的事既然是在同一个晚上，她就打定主意，要告诉他们说：她跟布莱雷太太约好了，要到她家里去。不过，她还决定要等到星期三吃晚饭以前才说布莱雷太太约她到家里去。这么一来，

也就可以去跟克莱德相会了。她可以在牛顿夫妇和格蕾斯到家以前，先回来了。啊，再一次听到他跟她说话，就象他在船上说过的那样，说他从没有见过任何人赶得上她站在湖边望荷花的时候那么美丽，这该多好啊。她心头涌起许许多多想法，模糊的、可怕的、五彩缤纷的想法，只要她能设法跟他做朋友，同时对她自己，对他，又不致于有什么妨碍，那从现在起，他们可以到哪些地方去，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会怎样相爱啊。她现在打定主意，如果必要的话，她不妨从这个厂辞退出来，到别处什么地方找个工作，这样改变一下，克莱德就可以不致为她担什么责任了。

不过，关于这件事，还有另一个心理上、情绪上的问题需要解决。这是跟她的衣着有关系的。自从她到莱科格斯以后，她就知道这里伶俐些的姑娘都比卑尔兹和特里贝兹密尔斯的姑娘穿得讲究些。不过，她一向把大部分钱寄给妈妈，她现在知道，要是她把这笔钱留给自己用，就足够她自己穿得非常讲究的了。不过，如今克莱德引得她这么心旌摇荡的，她对她自己的模样就非常操心了。她跟他在厂里说话的那天晚上，她把自己小小的衣柜翻了一遍，选中了一顶淡蓝色的帽子。这是克莱德从没有见过的。还有一件蓝底、白条、有格子的法兰绒裙子，去年夏天在卑尔兹买的，一双白帆布鞋。她打算在牛顿夫妇和格蕾斯到教堂去以后才很快换装，然后出去。

到八点半钟，天色已经黑了，她沿泰勒街朝东去，到中央路，然后绕道走了一阵，再朝西到约会的地方去。克莱德已经在那里了。他斜靠着围住五亩麦田的旧栏杆，朝后面望着这个有趣的小城市。透过树木可以望见市里璀璨的万家灯火。空气里荡漾着芳香，很多花草混和在一起的芳香。背后一片细长的麦梗，吹过一阵微风，吹动着头顶上的树叶。还有大大小小的星星，北斗星和银河，这些星座，他妈妈很早以前就指给他看过。

他心想，他在这里的情况跟堪萨斯市多么不一样。在那里，对霍旦丝·布里格斯，不，应该说的不论对任何姑娘，他总是那么心慌，几乎怕跟她们说一句话。可是在这里，尤其是他负责打印间以后，他仿佛认识到一件事，就是他过去自以为还算漂亮，其实他比当初的估计要漂亮得多了。姑娘们也对他倾心，他也不怎么怕她们了。今天罗伯塔的眼睛就告诉他，她对他是多么钟情。她是他的姑娘啊。等她来了，他要用双手搂住她的腰，吻她。她是无法拒绝他的。

他站在那里倾听着声响，梦想着一切，留神张望着，背后沙沙响着的麦子，激起了他对旧时的回忆。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她走过来了。她显得很整齐活泼，不过神情紧张，在马路尽头停了一会儿，朝四周张望了一下，活象一只受惊的胆小的动物。克莱德马上匆匆朝她走过去，低声说：“啊，你来了，真好。遇到什么

麻烦了吗？”他心想，她比霍旦丝·布里格斯或是丽塔·狄克曼可爱多了。一个太精明，另一个过于放荡。

“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啊，就象没有遇到似的，”接着，她马上把全部经过绘声绘色地谈起来：不只是牛顿夫妇到教堂去的事和她跟他们的约言给搞岔了，而且格雷斯·玛尔坚决表示，除非她一起去，否则她就不愿意到教堂里去参加社交活动。还有，啊，说来可怕，她如何撒了谎，说她要到布莱雷太太那里去学缝纫，里琪跟罗伯塔说起的这件事，克莱德还不知道呢。他对这件事倒非常注意，因为，这叫他马上想到里琪可能把她从他那里调开。他就先问她这件事，然后再让她继续讲她那一段经历。罗伯塔也注意到他这一点心意，因此很高兴。

“不过，我不能耽得太久，你也明白，”她一开头就非常活泼、热情地向他这么说明。克莱德挽住她的胳膊，转过身来朝河边走去。那里向北走，那一带没有造起房子。“浸礼会的集会从没有迟过十点半或是十一点的，他们很快就要回来了。他们回来以前，我得先回去。”

接着，她举出很多理由，说明为什么十点钟不回家对她不合宜。这些理由弄得克莱德很懊恼，可是又叫他很信服。他原希望她多耽一会儿。不过，他一知道时间很短促，就更急于要在此刻就跟她亲热起来。他就马上称赞她漂亮的帽子和披肩，说这些多么好看。他

马上想用手搂住她的腰，不过她觉得这样太快了，把他的手移开，也可以说，她想把他的手移开，一面用非常娇柔、逗人喜爱的声音说，“啊，啊，这不大好，对不对？还是你挽住我的胳膊，或是我挽住你的好吗？”不过，他注意到，她说服他把手从她腰上移开以后，她就马上挽住他的胳膊，紧紧靠着他，偎依着并肩往前走。他立刻觉得她这时候的态度多么自然，一点不做作，他们俩中间的拘束已经消除了。

她谈起话来娓娓动听，滔滔不绝！她喜欢莱科斯，不过她觉得这里是她所见到过的城市中最讲究宗教的地方了，拿这一点来说，比卑尔兹、特里贝兹密尔斯还要糟。接着，她必须把卑尔兹、特里贝兹密尔斯的情况讲给克莱德听，还有她的老家，不过讲得很少，因为她不愿意多讲。接着又讲到牛顿夫妇、格雷斯·玛尔，以及他们怎样步步都注意她。在她谈话的时候，克莱德心想，她跟霍旦丝·布里格斯、丽塔或是他认识的不论哪一个姑娘比起来，多么不一样啊，她朴实得多，诚恳得多，绝对不象丽塔那样无聊，霍旦丝那样粗俗、虚荣、装腔作势，可是一样美，而且甜得多。他不禁想到，要是她穿得漂亮些，看起来一定很可爱。他又想到，要是她知道霍旦丝那件事，拿他现在对她的态度比起来，那么，她对他，对他对待霍旦丝的态度会怎么想法。

“听我说，”他一抓住机会就说，“自从你到厂里来以后，我一直想跟你说话。不过，你明白，每个人都是那

么瞪着眼看着。这些人真叫人受不了。我初来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说，对这里不论哪一个女工，我决不能存什么心，我也就照这么办。不过这一回我实在自己也禁不住，对不对？”他亲热地捏捏她的胳膊，接着突然放开手，把胳膊抽出来，双手搂住她。“告诉你，罗伯塔，我为你发疯了。真是这样。我觉得你真是最最可爱、最最甜的人。啊，老实说吗？我老实告诉你，好吧？自从你到这里以后，我简直觉也睡不好。真是这样，实在是这样。我老是想啊，想啊，想着你。你的眼睛、头发这么漂亮。今晚上，你太俏了，我说，太可爱了。啊，罗伯塔。”突然，他两手捧住她的脸亲起来，弄得她躲也躲不及。亲过以后，他紧搂住她，她挣扎着，虽然事实上她也挣不脱。相反，她心里似乎想用双手紧紧搂住他，或是希望他紧紧地抱住她。她对他和她自己的这种想法，连她自己也觉得奇怪，觉得不安。这真可怕。人家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想、怎么说？她是一个不规矩的姑娘，真是这样，可是她就希望这样，紧紧偎在他身边，这时候更是希望这样。

“啊，千万别这样，格里菲思先生，”她恳求说。“实在别这样，真的。千万。说不定有人会看见我们。我听见好象有人走过来。好了，好了。”她朝四周张望，显然很害怕似的，克莱德却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一生中终于遇到了一个可爱的美人儿了。“听我说，我过去从来没有这样过，”她接着说。“实实在在没有过。好了。就

因为你说了才……”

克莱德紧紧抱住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那苍白的脸，黑黑的、如饥似渴的眼睛逼视着她。他又再三地亲她，不管她怎么挣扎；她那小小的嘴、她的下巴、她的两颊，太美了，太诱人了，然后，他恳求似地轻声说着话，因为他实在太心醉了，没有力气大声说了。

“啊，罗伯塔，最亲爱的，求求你，求求你，说你爱我。求求你说吧！我知道你是爱我的，罗伯塔。我很清楚。求求你，现在就跟我说吧。我为了你都发疯了。我们的时间又这么紧。”

他重新又亲她的两颊，亲她的嘴，突然他觉得她全身瘫软下来。她一声不响站在那里，一点也不抗拒，让他抱着。他感到一种奇妙的感觉，只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突然，他觉得她脸上流着泪，她的头伏在他肩上；他听见她说：“啊，是啊，是啊，是啊。我是爱你。是啊，是啊。我是爱你啊。我是爱你啊。”

她的声音里夹着呜咽，一半是由于难过，一半是由于快乐，克莱德也注意到这一点。她这样真诚质朴，他也非常感动，自己也禁不住流下泪来。“啊，这没有什么，罗伯塔。这没有什么。千万别哭。啊，我说你真可爱。真的。罗伯塔，真的。”

他抬起头来，在他的东面，这座城市低低的屋脊上，挂着七月初升起的一钩黄色的镰刀月。此时此刻，他对人生的希望，仿佛完完全全、完完全全实现了。

二

这时，另外一件事又使情况更加复杂起来。这就是冷风、霜夜的秋天逼近了。时间已经快十月一号了。离莱科格斯不远的一些露天游乐场在九月中以前还可以玩一玩，如今都已停业了。讲到跳舞，除非是在附近各处城市的跳舞厅还可以，并且她对这些地方很不赞成，无法去，因此，这种娱乐也暂时放弃了。至于莱科格斯的教会、电影院、饭馆等等，由于克莱德在这里的地位关系，怎能让人家在这样的公共场所看到他们俩在一起呢？他们俩讨论的结果，认为他们去不得。因此，现在她的行动既然是自由自在的，那么，除非他们的关系来一个调整，让他可以到吉尔平家来看她，否则他们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可是，他也知道，这是她连考虑也不肯考虑的。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勇气把这一点提出来。

她搬家以后，大约第六个星期，是在十月初的一个晚上，他们站在一处街道的尽头。星光很亮。天气很凉。树叶开始脱落了。罗伯塔在这一季总是穿一件白底绿条、垂到臀部的冬季大衣。她的帽子是棕色的，边上围了一条棕色的皮边，式样跟她很相配。他们一再地接吻，他们初次见面以来一直是这么热烈，不过现在更加热烈就是了。

“天冷起来了，不是么？”克莱德说。这时候是十一点钟，天气很冷。

“是啊，我看真是这样。改天我得穿一件厚一些的外套。”

“我真不知道我们以后怎么办，你说对不对？又没有什么地方好去，每天晚上这样逛马路可不是滋味。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可以间或到吉尔平家里来看你，怎么样？这里跟牛顿夫妇家里不一样。”

“啊，我也知道。不过，他们每晚都用那间起坐间，一直到十点半，或是十一点。再说，他们家两个女儿总是进进出出，总要到十二点，而且她们总在家里。我看我没有什么办法。再说，我记得你说起过，你不希望人家看见我这样跟你在一起；你要是来，我就不能不把你介绍给他们。”

“啊，不过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克莱德大胆说。他觉得罗伯塔太小心谨慎，要是她真象她说的那么爱他，那对他就应该随便一些。他说：“为什么我不能间或来看看你呢？不必让他们知道，不是么？”他拿出表来，擦燃一根火柴，只见已经是十一点半了。他把表给她看了一下。“这时候那里不会有什么人了，不是么？”

她摇摇头表示反对。这个想法不只是叫她害怕，而且叫她厌恶。克莱德竟然提到这句话了，真是胆子太大了。而且，这个主意本身就包含了她过去暗暗害怕的那些心理和那些强烈的冲动。这一切虽说在她心

里是存在的，可她还是不愿意接受。这里面夹杂有一些罪恶、下贱、可怕的东西。这她不干，这是肯定的。可是同时呢，在她心里，她一向抑制的、她一向害怕的那种主宰一切的欲念，正怦怦地跳动，逼着她去照办。

“不，不，我不能让你这么干。这不正当。我不干。说不定有人会看见。说不定有人会认识你。”她的道德观念突然那么强烈，弄得她下意识地想挣脱他的拥抱。

克莱德觉察到这种突然的反抗是多么强烈，要占有而又深怕不能占有的欲念，就逼得他更紧了。十来种勾引她的借口从他的嘴里泻出来。“啊，这样夜深，还有谁会看见我们？什么人也没有。只要我们高兴，那为什么不能到那里耽一会儿呢？谁也不会听见我们。我们不必说得声音太响就是了。即便在街上，也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我们到屋子那边去，看有什么人没有。”

她过去一直不许他走近离那座房子半段马路以内。她这时不仅慌忙反对，而且很坚决。不过这次克莱德非常倔强。罗伯塔一向不只把他看作情人，而且把他看作上司，有点怕他，就无法阻止他走过去。他们离那座房子只有几呎远方才停下来。除了有一只狗在叫以外，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屋子里一点灯光都看不见。

“看见吧，什么人都没有，”克莱德肯定地说，这是存心想叫她放心。“只要我们高兴，那为什么不能进去耽一会儿？有谁会知道呢？我们不用大声大气。再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人家也这样做的。一个姑娘要是高

兴，带一个男朋友到她房间里坐一会儿，又不是什么可怕的事。”

“啊，是么？啊，也许对你们这一等人并不可怕。不过我很清楚什么才是正当的，而且我认为这并不正当，我不干。”

罗伯塔说这句话时，她的心痛苦而慌乱地跳起来。她说这些话时，表现出一种倔强的个性，这是他过去从没有见过的。即便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她能这么对他。这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要是她以后还是这么一种态度讲话，也许他就不会象现在这么爱她了。

他心里马上阴沉起来。她为什么要这样呢？她太小心了，凡是一点点享受人生或是寻求欢乐的事，她总是过分胆小。别的姑娘们就不是这样，象丽塔，还有厂里别的姑娘们。她还装得说是爱他呢。他在马路尽头树底下紧抱着她，亲她，这些她倒并没有拒绝。可是，只要稍微再隐秘些，或是再亲热些，那她就不同意了。她到底是哪一类的姑娘呢？这样追求她，到底有什么用？会不会又象霍旦丝·布里格斯那么一个老样子，象她那一套花腔，象她那样躲躲闪闪的？自然，罗伯塔跟她绝对不象，不过她总还是那么固执啊。

她虽然看不清他的脸，但是她知道他在冒火，而且象这样冒火，这还是第一回。

“那么，好吧，要是你不愿意，那你就不必勉强，”他这样说，语气显然冷冷的。“我还可以到别处去。我注

意到了，凡是我想干的事，你就从不愿意干。我们以后怎么办，我倒很想知道一下你是怎么个想法。我们决不能够每晚逛马路啊。”他的语气很阴沉，也预兆着前途的黯淡，他们俩过去争吵的时候，他从没有象这一回这么耍脾气，这么苛刻。而且他所说到别处去的话，罗伯塔听了又是震动，又是害怕，这样，她自己的心理差不多马上就变了过来。在他自己的天地里，他肯定老是看到一些姑娘！厂里老是跟他挤眉弄眼的那些姑娘！她见过她们这样的，而且老是这样干。那个罗莎·尼柯夫里奇，好粗俗，可也很俏。还有那个弗洛拉·勃伦特！还有那个玛莎·勃达罗，嘿！象他这样好的人品，竟然给这些卑鄙龌龊的人在后面追，真不象话。不过，也因为这一点，她深怕他会有一个想法，以为她太不容易对付，不象他在上等社会里接触惯了的那种又有经验、又有胆量的人，因此就把目标转移到她们哪一个身上去。这样她就会抓不住他了。这个想法叫她很害怕。她原来倔强的态度，马上变为恳求和劝说了。

“啊，克莱德，千万别跟我生气，好不好？你也知道，我要是做得到，就一定会做的。在这里，我不能够做这类事。你还不明白么？你也明白的。啊，人家一定会发现的。要是有人看见我们，或是认清了是你，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她用恳求的姿态，先用一只手拉住他的胳膊，跟着又搂住他的腰。他也觉察到，尽管她刚才反对得那么激烈，她可还是非常爱他，爱到了极点。“请你